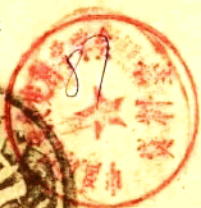


39,02

克拉玛依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玛依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7

目 录

回 忆 录

抗战期间我两次去新疆独山子的回忆……孙越崎	(1)
留在新疆的记忆……钱 萍	(10)

建国后独山子油矿的发展

党的领导是独山子发展的力量源泉……马化民	(18)
创业话当年……雷 震	(22)
五十年代初期独山子油田的生活	
服务工作……刘锡田	(25)

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初期

油田开发初期的日日夜夜……马骥祥	(34)
难忘的创业精神……韩文辉	(52)
克拉玛依一号井出油以后	
——测定井位纪实……吴华元	(60)
油田初期的商业工作……刘霄枫	(65)
克拉玛依市邮电局的成立……蓝祚祥	(74)

野外石油地质勘探回忆

- 战斗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夏公君（ 77 ）
回忆在进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日子里…李连堂（ 87 ）
野外勘探生活片断……………郭蔚虹（ 91 ）

人 物

- 怀念赛提卡子同志……………刘照明（ 101 ）
闪光的年华……………杨树志（ 105 ）

新疆石油工业史料

- 独山子油矿二三事……………邵家曙（ 126 ）
新疆石油工业大事年表(古、近代部份)…王连芳（ 141 ）

抗战期间我两次去

新疆独山子的回忆

· 孙 越 崎 ·

抗战期间，我于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曾两次去新疆，那时正是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期间，我正担任甘肃玉门油矿总经理。

（一）我第一次随朱绍良、翁文灏到新疆

一九四二年六月底，我在玉门油矿，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从重庆发来电报说：他将经酒泉去迪化与苏联商谈油矿事，邀我去酒泉机场与他会合，同去迪化。我接电后与油矿几个负责人商量，可能由于我们的海口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封锁，玉门油矿器材困难，是否向苏联商购油矿器材，因此我和油矿几位负责人连夜准备了一份重要器材的清单，准备带去。

七月一日午前，我到酒泉机场，看到从飞机上下来的人，除翁文灏和他的秘书周大训外，还有第八战区（西北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空军司令毛邦初，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龚学遂，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我们一起在机场吃过午饭后就起飞西行。我看这阵容，不像是为玉门油矿向苏联购置器材。当时我很纳闷，因人多也不便询问。

我们到达迪化机场时，盛世才的满朝文武，以他的联襟王参谋长和他的二弟盛世骥为首，都到机场迎接，并以飞机为背景同我们一起照了相，这张相片在次日新疆日报上登载出来。我们住在紧靠新疆督办公署署名的东花园招待所，盛世才亲自在门口相迎，领入客厅，当晚设宴招待。

从我们到后第二天起，由盛世骥和盛世才的内弟邱毓熊二人招待我们，每天在东花园陪我们一起谈话吃饭，直到我们离开迪化。我们在东花园内，不敢随便出门上街。

我们初到时，盛世才请翁文灏到他的督办公署单独谈话，盛说：乌苏独山子油矿是新疆和苏联合办的。他近接苏联来电说要派一外交部副部长到迪化来交涉油矿事。苏联从未派过高级官员来过新疆，这次忽然派一个副部长来，不知是否真的来交涉乌苏油矿的事，所以邀翁文灏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去对付他们。盛世才与翁文灏的正式谈话很少，但每天早上总请朱绍良去督办公署他家里同吃早点。八、九天后，朱绍良乘我们来的专机飞返重庆去见蒋介石，大概是向蒋汇报他和盛世才商谈的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要事。过几天，朱又回到迪化，向盛世才复命。

（二）我和翁文灏同去独山子油矿参观

朱绍良去重庆时，翁文灏留在迪化，与盛世才商量去乌苏独山子油矿参观的事。盛同意后，翁文灏就和我及其他一些同来的人就动身前去。该矿苏联矿长兼总工程师和一位苏联地质师接待我们到井场和炼油厂等处参观，并让我们看了各种图表，介绍油矿勘探开采和建设炼油厂的经过情况。当时，该矿打井的钻机不用玉门油矿那种由美国进口的齿轮式

钻头，而用比较落后的鱼尾式的钻头，总的生产情况也不如玉门油矿，发展前途不如玉门油矿好。在他们设宴招待我们时，我说：“我们两个矿来个竞赛吧。”内心实际上有些瞧不起苏联的情绪，更打消了来新疆时从苏联购置油矿器材的想法。但独山子矿的炼油厂和储油罐等设备都比玉门油矿的多而好。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两天就回到迪化。

这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狄卡诺索夫（ДНКаНософ）来迪化了，盛世才本人没有出面，由王参谋长在督办公署大厅里设宴招待这位副部长，并请翁文灏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及迪化的很多高级官员作陪。当时朱绍良在迪化，但未出席。后来翁文灏以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身份与这位副部长谈判了油矿合办事宜，但没有结果。至于狄卡诺索夫在迪化是否与盛世才另外谈过有关政治问题，我们就不清楚了。

七月三十日盛世才请翁文灏到督办公署大厅去讲话。讲话的内容是什么，事前也没有同翁商量。翁文灏由我一人陪同前往。到会的听众很多。翁文灏是从大厅的后门进去上台讲话的。我在台下坐定后，看见台上交叉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翁的讲话是泛泛地对盛世才作一番恭维。翁讲完后走出前门时，看到前门上也已交叉挂着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当天晚上，满城鞭炮声，庆祝挂国旗和党旗。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盛世才内向投蒋的标志。

（三）我第二次去新疆接办独山子油矿

我由迪化回玉门油矿后不久，九月间蒋介石偕宋美龄同到嘉峪关，同行的有胡宗南和侍卫长王世和等。蒋派宋美龄去迪化，他自己留在嘉峪关等她回来。蒋在嘉峪关停留约一

星期，我陪他到玉门油矿视察。他派宋美龄去迪化是走内线，通过盛世才之妻邱毓芳与盛世才做秘密交易，去完成上次朱绍良到迪化所未完成的任务。

宋美龄从迪化回来后，蒋宋就飞返重庆。后来仍委派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梁寒操到新疆成立国民党省党部，监察院派罗家伦任新疆监察使（名义上与省政府主席为同等地位）。我的老朋友林继庸出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盛世才反共反苏投蒋以后，苏联就把驻哈密的军队第八团撤回苏联去了，并把独山子油矿的器材，包括埋在地下水管油管等，全部拆走，只留下一个炼油厂。盛世才要求经济部去接办该矿，由经济部指令资源委员会出资一百五十万美元在纽约交款，将苏联留下的炼油厂全部设备买下来，并将该矿交玉门油矿接办，由我负责办理。

我于次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初偕同玉门油矿矿长严爽（已去世）、炼油厂厂长金开英（现在台湾）与工程师李同昭（已去世）等由玉门油矿去新疆接办乌苏独山子油矿。我派李同昭为独山子油矿主任，同时派了一批工程和管理人员随同前往，并用九辆大卡车运去一批钻井和输油器材。

我们于七月五日到达迪化，住在盛世才指定的一个招待所。我先去看了罗家伦和林继庸，然后去看盛世才。盛世才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我有病，不能见你，很抱歉，待你从乌苏油矿回来，我请你吃饭。有事请与王参谋长联系。我打电话给独山子油矿负责人，叫他们移交给你。”我又去看罗家伦。罗很惊慌，他说：“盛世才每次搞事变以前，总是不见客。我最近也没有看见他。今天你远道而来，他不见你，恐怕他又

要搞什么名堂了。”我听了半信半疑，满不在乎。过了一天，王参谋长邀我去省政府大礼堂给省政府职员讲话。我讲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应盛世才的要求，派我接办乌苏独山子油矿的事，请在座的人多予帮助。由于我听说盛世才手下的人以前曾怀疑乌苏油矿出油不多，是苏联人故意这样搞的。因为这里出油多了，苏联的巴库油田出油就少了。当然这是一种对开采油矿缺乏常识的错误看法。我是玉门油矿的总经理，将来如果乌苏油矿开采不出多少油来，也可能要怀疑我有意识少出油，免得影响玉门油矿的油产量。到那时，这种说法传到盛世才那里，对我们的工作将产生不应有的困难。因此，为了消除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我这次讲话中讲了开采油矿的常识。我打了个比喻：妇女身上两个奶，孩子吃奶时，一只奶吃空了，该换吃另一只奶，在人体上两个奶这样相近，但奶汁并不相通。所以距离很远的两个油田，不会互相连通，彼此影响产量。他们听了都大笑起来。也就不会误认为乌苏出油会影响巴库或玉门油矿出油了。

我在七月十一日离开迪化去独山子油矿。前一天，与盛世才通了一次电话，请求他准许我在接办独山子油矿后，到伊犁去参观一下，他同意了，并说将打电报给伊犁专区欢迎我。

七月十一日当天我们到了乌苏独山子油矿，与盛世才派在油矿的负责人商定十七日办理交接手续。

在十七日前两天，当时的沪宁、沪杭铁路局局长陈伯庄（我的老朋友）的儿子，因铁道部派他察勘甘新铁路，来到迪化。他受罗家伦的委托，从迪化到独山子，秘密告诉我：除罗家伦本人外，盛世才把所有国民党派来新疆的党政人员全

部逮捕起来了，生死不明。当时我听了很恐慌，我考虑到两件事：（1）十七日接办不接办油矿？（2）我还去不去伊犁？对第一个问题，我要看看盛世才派在油矿的负责人（东北人）的神态如何，如果与前几天一样，我就接办。对第二个问题，既然盛世才已经打电报通知了伊犁专区，我如不去，反而使他生疑。伊犁在新疆境内，他如要抓我，那里都一样，所以我决定还是去。

后来我看盛世才派在油矿的负责人态度照旧，便仍在原定的十七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他们还放了鞭炮庆祝。接管后矿上一切工作，由李同昭主持。我与严爽、金开英仍去伊犁。

（四）到伊犁和中苏边境参观后返迪化

伊犁共有九个城，是清康熙时修建的，派有满洲兵二万人驻守。首府伊宁座落在伊犁河上游。伊犁河在中国境内可通小火轮。下游流入苏联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可行大轮船。伊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哈萨克族人为最多。

我们在伊宁住了三、四天后，去我国和苏联交界的霍城县（霍尔库斯）住了一夜，这里离边界还有十几里。第二天去与苏联交界的一条小河。这河平时水量不大，洪水时河身很宽。河上架一木桥，可通二吨半的卡车。桥中间有一木栅栏门，作为两国分界的标志。两边都设有瞭望台，高约三、四层楼，但我们的瞭望台并不派人瞭望。在苏联那边是一片森林，房屋相当多，绿色和红色的铁皮屋顶，隐约可见，但在我们一侧，几乎没有什么树木，也没有房屋。距桥相当远的地方有一排营房，驻有一排部队。苏联沿着边界筑有公路，每天派车巡逻，还有飞机沿着边界飞行。而我们这一边没有沿边境

的公路，更无人巡逻。两边一比较，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边防。

从霍城开始的甘新公路是中苏贸易交通的主要孔道。中苏物资的交接点，最初是在甘肃的兰州，后改在新疆的哈密。中国车队算是前进了一步。但在新疆境内的车队仍是苏联的。沿途设有招待所，主要是为接待苏联车队用的。我们沿途住的也是这种招待所，吃的完全是苏联式的饭菜。新疆对苏联可以说完全开放。

我们看了边境后，就直返独山子油矿，汽车走了三天。在独山子又住了好几天，没有听到关于迪化情况的消息，也不便向盛世才的人询问。

这时李同昭已部署好工作队伍，开始打井，并在炼油厂的周围挖沟培土，严密保护炼油厂的设备。盛世才派的人对矿上的一切工作一向不管事，我们接办后，也仍不管事。不久，我与严爽、金开英二人就返回迪化。

（五）领取通行证离开新疆返玉门

我们在离迪化西郊几公里处的检查站，看到新疆日报，得知美国军队在法国诺门第半岛登陆的消息，一方面心里很高兴，一方面因快进迪化，心里非常紧张。我们回到迪化后，到原来住的招待所，听说原来的宋所长“看房子”（新疆人指坐牢房）去了。在这里无熟人，不能住，我们打电话到东花园，接电话的是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骥。他要我们到另外一个招待所去住，并告诉我，朱绍良司令长官现在在东花园。于是我们便驱车前往。在街上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布告：调盛世才为中央农林部部长，任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的好消息，我们心上一块沉重的石头落

地了。

次日，我去东花园见了朱绍良，请他给我离新疆出境证。他说：“不行，盛世才没有交代这件事，你还是向他去要出境证吧。现在盛世才的部下会不会发生兵变，我没有把握，你最好赶快走。”我向盛世才打电话，问他要出境证，他说：“你回来很好，我本来想请你吃饭，因工作太忙，对不起。我告诉王参谋长与你联系。”这样，我只好回招待所听候消息。但王参谋长没有找我，我心里很着急，就怕发生兵变。这期间我去看了罗家伦和林继庸夫人与吴忠信。据罗家伦告诉我：“朱绍良、吴忠信已派人去看过所有重庆来的被捕的人，他们都平安无事。但以后怎样，不敢说。”他又说：“现在据人说，在北山上每夜有枪声，所以我和林继庸他们究竟前途如何，心中无数。你们最好设法早走为妙。”

等了四、五天，王参谋长送请贴来，邀我和严爽、金开英三人去吃饭。饭后王参谋长把出境证交给我，出境证上盖了盛世才的私章。据我们了解，盛世才的私章比公章更有用。回招待所后，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次日一早就上车离开迪化，也来不及通知朱绍良、吴忠信、罗家伦和林继庸夫人等。

我们虽然拿到了盛世才的出境证，但还有五、六天的路程，才能到星星峡（新疆和甘肃的交界站）。如果在此期间出了什么兵变，有了出境证也没用。到了星星峡，验过出境证，汽车开出检查站，司机同志开足马力向东奔驰，嘴里说：“总算回国了。”我说：“新疆是外国吗？”他说：“外国可能不会这样可怕吧！”

（六）盛世才调离新疆

盛世才于一九四二年投蒋将近一年之后，一九四三年七月忽又态度改变，向苏联靠拢，并把蒋介石派去新疆的党政人员，除罗家伦外，统统逮捕起来。这个转变的原因是那时斯大林格勒不但没有失陷，而且苏军在苏德战争中反攻胜利，同时盟军就快要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但这时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已深恶痛绝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对蒋介石秘密表示，苏联不会再支持盛世才。因此蒋介石命胡宗南的军队仍驻扎在河西走廊，以实力为后盾，决心把盛世才调出新疆，所以派他为中央农林部部长。盛世才前有压力、后无退路，无可奈何，只好屈服，去重庆就任农林部长的闲职。这样所有在新疆被他逮捕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最后都被释放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

留在新疆的记忆

· 钱 萍 ·

要回忆新疆的生活，我可是有缘份的。这辈子，我曾两次到新疆工作，在那里渡过了近二十来个春秋。新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地方；新疆的战斗、工作和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解放前，我在新疆……

我第一次到新疆工作，是我们祖国还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一九三八年。那时，新疆的督办盛世才，为了稳住自己取得的政权，急于在国际国内寻找支持力量，于是，他搞了一个“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方针，要求斯大林给予提供援助。斯大林当时认为他这个六大政策还不错，所以就向他提供了援助，帮助盛世才初步稳定了局势。对于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赞同的。所以，当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经过新疆，盛世才提出我们要党给他派些干部帮助工作时，党中央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就是那时和毛泽民、陈谭秋等二十多名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到新疆工作的。

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主要在新疆财政厅工作，毛泽民同志任厅长。除少数几位同志留在乌鲁木齐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派往外县工作。我三九年在莎车、四〇年到阿克苏，四一年到玉田，历任这些地方的税务局长和金矿局局长等职。盛

世才这个家伙很狡猾，他既要我们工作，但又害怕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赤化群众，所以他把我们这些人，一年调一个地方。尽管这样，我们的同志，还是给新疆的劳苦大众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给他们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四二年，盛世才追随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把我们在新疆工作的全部同志召回乌鲁木齐，先是软禁，而后投进监狱。入狱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巧妙地同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有不少同志，在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生命，直到一九四六年，通过党中央与国民党多次谈判，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盛世才才不得不释放我们这些人。

虽然释放了，但盛世才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却没有结束，就在我们返回延安的路上，我们的一位同志又被他们暗害了。

当我们终于回到延安时，延安的同志们隆重欢迎我们，毛主席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大约两天以后，王震同志率部队回到延安，两件大事凑在一起，当时的延安真是热闹极了。

解放前，我在新疆过了九个年头，其中有五个年头坐了监狱。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岁，在革命的风云里，是党和老前辈领着我前进。残酷的斗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那毕竟是一场黑暗的、残酷的、血淋淋的罪恶。新疆，真正使我难忘的，还是解放后，在灿烂的阳光下，为新中国开创石油工业局面的那些人和事。

王震与新疆的石油工业

解放后，我又回到新疆工作，是在一九五〇年。那时，

我从西北财委会，调到新疆省财委会工作，王震同志任财委会主任。一九五一年，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缺干部，我被调去任中方的总经理。

调动工作，是王震同志找我谈的。当时我听说调石油公司，心里发怵。我对王震同志说：“我啥也不懂，我搞不来！”王震同志说：“我给你当后台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好了。你白天找我也行，晚上找我也行，什么时间有困难，就什么时间找我，但有一条，工作你一定要做好，做不好，我打你的屁股！”我说：“那你就给我明确一下任务吧！”王震同志说：“任务嘛，说起来也很简单，现在和苏联打交道，首先一条，就是把中苏关系搞好。我们在石油技术方面，什么也不懂，要向他们学习，学技术，学本事，学现代化企业；第二条，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要团结各民族一道工作，搞好民族团结。”

任务明确了，领导又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很快就赶到独山子（当时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部设在独山子）上了任。当时跟我一道去的，还有司机、通讯员和我的老婆。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地方不大，就独山子几口出油井，产量很少，人也不多，有二百多个苏联人，中国人多说也就两千，而且大多都是工人。总经理部里，别说一般干部没配上，就是领导干部也没有。我是中方的总经理其实是光杆司令，下面二十几个处，除了苏方配有处长外，中方一个也没有，干摆着个空架子。为这事，我去找王震同志。他问：“你要什么样的干部？”我说：“处一级的机构里，中方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说：“那好，我从部队里给你抽调二十几

个干部去吧。”后来，他果然很快就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了二十多个师团级干部给了我们，象余萍、曹进奎、范子久、张启华等同志，就是那时候去的；刘锡田、刘照民、张家达、胡大年同志，也是那时候去的。

给了这么多干部，总经理部的架子就充实多了。

领导干部解决了，一般干部怎么办？我又去找王震同志。他说：“你要一般干部的话，我们这里有个俄文学校，我老婆是校长，你去那里作个报告，看你的本事，你能动员多少去，就算多少吧！”我心里很高兴。

那时干活，说走就走。王震同志带我到了俄文学校，对他老婆说：“你把学生集合起来。这是中苏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他给作个报告，动员到石油公司去工作。”学生很快集合起来了，我就把公司大概情况说了说。那时，年轻人好办，你给他一说，一动员，情绪挺高，乒乒啪啪，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总有一二百人吧。这些学生，学过一点俄文，苏联人很高兴地说：“你不但弄来了人，还懂一些俄文哪，好！”

这部分人解决后，并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苏联专家说，要培养干部，人太少，还得要人。到哪儿要去呢？后来我一想，干脆向中央要。正好这时候，周总理给王震同志来电话，要他到北京汇报新疆两个公司的情况。王震同志带着我和金属公司的总经理，去京向总理汇报了工作。总理嘱咐我们说：

“你们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培养出一批技术干部。”汇报结束后，我就跑到重工业部要人。那时陈郁同志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说：我们有个燃干校，你自己动员去吧。那时燃干校在焦作，我很快就跑了去。这些年轻人都好说话，做了个报告，他们很高兴，都乐意到新疆去。这样，就在燃干校又弄了二、

三百干部。加上后来，王震同志又从步兵学校调给一批人，还有分来的大学生、中技生，人员越来越多，队伍基本有了个阵容。

领导干部有了，一般干部有了，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作基本铺开了。这些，为以后新疆石油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创造，是和王震同志自始至终的热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张仲瀚与新疆的石油建设

说到新疆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张仲瀚同志。他也是给了不少支持和帮助的。张仲瀚同志是二十二兵团的司令员。他是搞军垦的，住在石河子。王震同志跟他打过招呼，让他多支持石油公司的工作，所以他对石油建设很关心。加上他和我个人的关系也很好，石河子跟独山子距离又近，因此，他经常到独山子来走走，看看，问缺什么东西。而我也经常到石河子去，一有什么生活供应方面的困难，就去找他解决。那时候，他真是给我们想了不少的办法，帮忙解决了很多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吃的方面、穿的方面、用的方面都有。我们没有粮找他要粮；没有油找他要油；没有菜找他们要菜；没有肉找他们要肉……求他们的东西真不少。而他呢，有求必应，凡是有的，能够办到的，都尽力支援，尽力帮助。当时，苏联人肉吃得多，每人每天得一斤多，那时，他们有二百多人，还有少数民族同志也喜欢吃肉，肉的需要量大。可我们的牛羊肉，要多少，有多少，两个大地窖挂得满满的。这些都是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同志支持的。以后，油田上盖房子，修公路，铺设水管道，生产建设兵团